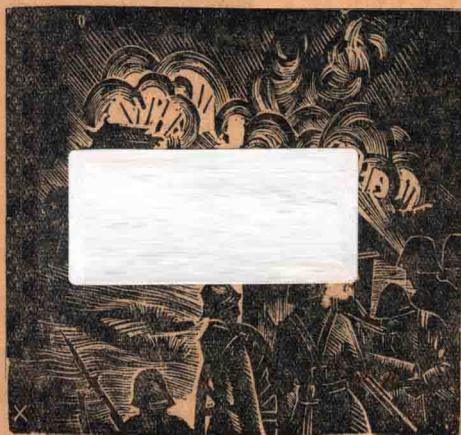


人婦的國洛持

(希臘詩劇) 陳國樺譯

—1938—



★ SHGO CHUBANSHE CHUBAN



獻詞

在古老的年代，巴爾幹半島那邊，
莊嚴的伊利安，這特洛國的都城，
巍然地矗立在愛琴海的碧濤之巔，
在希臘人十年的圍攻下慘遭摧殘。
那些巍峨的碉樓，堅固的雉堞，
給戰爭的野火狂燒成一片灰燼，
孩子們都遭遇到大規模的屠殺，
婦女們都給俘擄去做了婢妾。
賢良的皇后和美慧的安德洛媽基，
先知卡善德拉和妙齡的織女，
都不分貴賤的淪為敵人的奴隸，
不料這厄運又惠臨軒轅的後裔。
在那陽春二三月裏的金陵城，
每當天桃吐艷，嫩柳舒綿，
這渾樸的新都出落得多麼嬌妍，
玄武湖畔有並肩的情侶「拍拖」嫵嫵。
還有那薄海同欽的總理陵，紫金山，
圍抱着秦淮弱水，像勒着一條玉環，
當遠處飄來一曲後庭花，歌舞正歡酣，

嬌妍的大地忽燒起燎原的烽煙。
可憐喲，只有那麼短短的七天，
這雄踞揚子江岸的金城便淪崩，
成萬成千的生靈慘遭塗炭，
無數的良家婦女給人淫姦。
我們誓報復這不共戴天的仇恨，
踏着先烈的血跡繼續前進，
挺起正義的槍尖對準倭寇衝，
蕩盡群妖，永遠奠定人類的和平！

廿七年二月廿四日譯者寫於泰山輪中。

小 引

特洛國的婦人是希臘悲劇家優力彼德斯極不平常的作品。這篇劇描寫特洛國滅亡後婦女所遭受種種亡國的痛苦，是三部曲中的末一部曲。這篇劇的情節是這樣：

在特洛國的都城伊利安失陷後的幾天，特洛國的女俘虜給關在城門外幾個小木屋裡。年老的皇后赫久葩躺在地上睡覺，在天色未亮之前，海神波塞頓現身出來，他是手創特洛國都城的神，他報告這座城池所遭受的一切厄運。接着女神巴拉斯也出現，她是幫忙希臘人攻陷特洛國都城的女神，她走來和波塞頓對話，她憤恨希臘人強姦了上帝的代言人卡善德拉，她要求波塞頓幫忙處罰希臘人的狂妄，使他們在回家的海程上碰到絕大的艱險。日出時年老的皇后赫久葩唱一曲哀歌，特洛國的婦女群起唱和，這時，傳令官塔爾泰比也斯帶着衛兵走來了，目的要把卡善德拉帶給阿加孟寧王成婚，他同時宣佈這批女囚各人以後的命運。女先知卡善德拉從屋子裡走出，頭上戴着花冠，手裡擎着火把，像一個新嫁娘，她唱着新婚曲，這

是最悲慘動人的一幕，在半瘋狂的狀態裡，她以爲一切都很美滿，她要 and 一個國王結婚。赫久葩目擊這種慘狀，立即暈厥在地上，別的女子趕快跑來扶她，她依舊躺着痛哭她的不幸和那些死者。

這時，有一輛馬車裝滿戰利品走來，車上坐着安德樂媽基，手裡抱着她的兒子阿斯第安那斯，她向赫久葩報告她的愛女波力仙娜是死在阿忒里斯的墳地上。赫久葩於哀痛之餘，仍努力抑制自己的悲哀，相勸安德樂媽基須善待新主，將小孩撫育成人，這是復興特洛國的唯一的希望。話才說完，傳令官塔爾泰比也斯又到回來，報告一個最慘酷的消息，希臘人議決將小孩阿斯第安那斯從城牆上擯死。小孩便從他母親懷裡奪走，安德樂媽基給扶上馬車趕到海濱去。

接着是國王孟尼拉斯和海倫出來，希臘的全體將士都贊成將海倫交給孟尼拉斯自由處置。海倫從屋裡出來時，態度非常鎮定，臉上修飾得很美，孟尼拉斯一見又幾乎支持不住，會談時，海倫嘵嘵置辯自身是無罪，相反的，希臘能滅掉特洛國，一半還出自她的功勞，她要

求孟尼拉斯獎賞她。她說的話給赫久葩駁斥得體無完膚，孟尼拉斯是非常憤怒，但他當時也有點動搖起來，最後決定送她回希臘治罪。小孩阿斯第安那斯摔死後的屍體給抱進來，交給他的祖母赫久葩放在他父親黑塔的銅盾上抬去埋掉，這對年老的赫久葩，是一種絕大的打擊，大家都圍着小孩的屍體痛哭，最後特洛國給希臘人放火燒光了，赫久葩縱身火中，但給衛兵攔住。所有的婦女都哭哭啼啼的給希臘人帶到船上去。

這是一幕多麼悲慘的亡國痛！作者站在悲天憫人的人道主義者的立場，以遠大的眼光，運用出神入化的藝術手筆，把這一齣亡國的慘劇，寫得非常生動感人。他對戰爭的詛咒，更足以表示他是個道地的非戰主義者。他認為戰爭一經爆發，經過相當時日後，必有一勝一敗，一存一亡，戰勝國所得到的勝利是什麼？作者利用女先知卡善德拉說出了他那最人道最公允的論斷：

日子是如此飛逝，站在細磨奕斯海岸上，
士兵們在衝鋒陷陣，這是爲了什麼？

沒有誰能越雷池一步，能搖撼城牆，——

給戰神捉去的永遠見不到兒女，
沒有妻子用溫柔的臂抱包裹屍身去埋葬，
他們暴屍在異國底憤怒的土壤。
而天那邊，在家鄉，鬧着同樣的飢荒：
婦女們孤零零的死去，老年人
切待着一去不復還的兒郎，
不曉得他們的坟墓在何方，
更無從奉祭奠酒招魂亡，
去溫慰那一坯含恨的黃土。
這就是打勝仗的希臘人得的戰利獎。

戰勝國所得到的結果是如此。戰敗國的情形又是怎樣？作者却以另一副眼光來看這問題：

而我們呢——有什麼更值得自榮自詡？
爲了救護我們的老百姓而戰死，
當戰爭進行到很熱烈的時期，
朋友們把爲國成仁的屍身拾回，
親眷們用素衣裹好他們的屍體，
他們歇息在親愛的祖國的舊地，
剩餘的日子又繼續打仗，再接再厲，
和他們的嬌妻愛子們生死在一起，
並不像希臘人那樣的孤零寡趣。

赫塔的悲哀嗎？算得什麼一回事！
他死了，盡人都曉得他的光榮史。
他有着一顆心是怎樣的忠實真摯，
他能成全大節，都出自希臘人的恩賜！
往昔喲！人們看不見他，不知道他的節氣。

是的，巴黎斯對海倫的愛也值得注意，
不然，他的愛就和俗人鬧的無異。
你這些城市，你要乖巧地躲避戰爭！
然而，戰禍若來臨，在滅亡裏有頂榮冠，
獻給抵抗得英勇，毀滅得清白的城。
亡在萬惡的侵畧戰爭裡才是大污點！

.....

在作者看來，打勝仗固不足引以自榮，打敗仗也不見得是一種恥辱。正義自在人心，千百年後自有人會主持公論的。有一件值得注意的史實，在此劇寫成的前些時，希臘人以最殘酷的手段撲滅泊羅斯國，把古城焚毀，把男子殺掉，將婦女和小孩賣到各地做奴隸，這悲慘的事件發生於紀元前四一六年秋，翌年春這篇大悲劇便脫稿，對當時那種慘酷的事件，在作者心中一定會引起無限的反感，說不定這段歷

史的慘劇便是構成他寫這篇悲劇的動機。他希望這篇悲劇能够警惕兇頑，化干戈爲玉帛，永遠肇造人類和平的福音。作者何曾夢想到千百年後的今日，聰明的人類再踏上祖先的覆轍，努力地在施展其焚燒的慣技，瘋狂地在準備第二個大規模的屠殺呢？

這篇劇在藝術上的成功，是無庸置議的。數年前有一隊英國的戲劇團，曾將此劇公演於費拉得爾費亞各地，居然哄動一時，千萬的觀衆都異口同聲的說：這是一篇非常偉大的悲劇！

的確，這是一篇非常偉大的悲劇，但願全世界以戰爭爲兒戲，殺人不眨眼的渴血魔王，都有機會一讀此劇，都有機會一看此劇公演，他們若是人性未泯的話，也許能掉下幾顆鱷魚的眼淚！人類的悲劇將永遠繼續下去嗎？有血氣的志士們喲！我們應該踏上先哲的足跡，在反戰的旗幟下邁步前進，我們反抗一切弱肉強食的侵畧戰爭。

這篇劇係根據梅列(Gilbert Murray)的英譯本繙的，間亦參照萬人叢書內博德(R. Potter)的譯本，凡涉及希臘神話和有關史實的地方，

都稍加註釋，以求明暢易懂。

本劇匆促付印，譯者沒有多餘的時間以從事修整的工作，譯文本身的缺點必然很多，希望有機會再版時重行修改，更希望賢明的讀者諸君能給以善意的指正。蒙蒲風先生在征裝待發的當兒，百忙中還爲本劇計劃封面，同時還寫了一篇「讀特洛國的婦人」，這種真誠是至足感佩。復蒙中山大學英文系講師戴淮清先生，在譯者着手繙譯本劇時，提供了不少很珍貴的意見；同時，洪深先生也給了譯者很多的鼓勵和勇氣，都應該在這裡特別誌謝。

譯者，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特洛國的婦人

登場人物：海神波塞頓

女神巴拉斯雅典娜

赫久葩——特洛國皇后，國王勃賴恩的妻子、赫塔和巴黎斯的母親。

卡善德拉——赫久葩的女兒，是一位女先知。

安德樂媽基——特洛國王子赫塔之妻。

海倫——斯巴達國王孟尼拉斯之妻，爲特洛國王子巴黎斯所拐逃，（即係此次戰爭的主要原因。）

塔爾泰比也斯——希臘的傳令官。

孟尼拉斯——斯巴達國王，和他的兄弟阿加孟寧，都是希臘的大將。

孟尼拉斯和塔爾泰比也斯的衛兵數人。

合唱隊，由特洛國的老少女囚組成

，已婚和未婚的都有。

佈景爲一戰場，在大戰後的幾天。後景是特洛國的城牆，一部份已崩毀，城牆前面的左右兩邊有好幾個茅屋，裡面各關着不少女囚，是特別分配給幾個希臘的首領的。在一邊，有好些戰士的屍骸可看見。前面，有一位身體修長的婦人，披着白頭髮，躺在地上熟睡。在日出之前的朦朧的清早，海神波塞頓的身影隱約地在城牆前面出現。

波塞頓

從愛琴海底的巖洞，一灣灣
碧綠的海水那邊，娜麗迭女郎，

(註一)娜麗迭女郎相傳係地中海的女神，非常年輕美麗，共有姊妹五十個人，和她們的父母共住在海底的巖洞。

最美麗的腿在浪花下跳出了，
她們底嫵嫵的凌波舞，我，
我是她們的主子，我來了，
我是這個海的波塞頓。

是我和偉大底阿波羅的權力，
建起特洛國的城牆，碉堡森嚴，
我的心仍是愛護我手造的古城，

現在，在希臘人槍刺的突擊下，
這古城像一縷輕煙的毀滅。

從帕那塞斯高巖，希臘的伊辟阿斯來了，

(註二)伊辟阿斯係潘諾辟阿斯的兒子，攻特洛國京都時，他造了一匹巨型的木馬放在城外，特洛國人不知是計，把木馬曳入城內，到了深夜，藏在木馬內的精兵都跳出來，這座堅守了十年的伊利亞城便攻陷了。

他是賀胥亞的後裔，

在巴拉斯神秘的啓示下，他造了

一匹奇怪的戰馬，藏滿戰器，

衝進我的城牆，一個載滿死亡的奇像。

叢林空寂，神壇上流着殷紅的血漿，

未埋掉的勃賴恩躺在自己的火爐旁，

挺着屍身在上帝崇高的壇階上，

佛來既亞人的黃金和稀世的衣裳，

(註三)佛來既亞人即係特洛國的民族。

都裝載到希臘人的船上；累了的士兵，

聞行着等俟風最後吹送回家鄉，

他們可以和濶別十年的妻子們會面，

他們花了十長年的時光毀滅這地方。

至於我，自從希臘的女神海拉打了勝仗，

(註四)相傳女神海拉和巴拉斯是袒護希臘的，海神波塞

頓和阿波羅則祖襲特洛國，所以這次的戰爭，不僅是人與人的戰爭，且是神與神的決鬥。

她和巴拉斯征滅了佛來既亞民族，
蹉跎，我低了自己的頭，離開
偉大的伊利安城，我古老的神壇，
當一座靜穆的城池給荒涼所盤踞，
上帝的精靈也會暗談無光而遠離。

聽呵！那古老的江河哀困着
許多婦女的啼哭，戰爭把她們
分配給新的主子，有的給命運
分配到德沙利，分配到阿古斯，
分配到特綏亞斯巖石的峭壁。

此外還有高貴的婦女，從戰爭的殘餘，
選送給各王公，她們在這些門內藏着。

那位拉干尼亞的絕世美人海倫，
跟旁人一樣變為俘虜和戰利品。

這位不幸的婦人喲！現在有誰
肯看赫久葩一眼？她躺在這門邊，
爲了幾許不幸的惡運而淚湧漣漣。
她有個女孩在阿爾里斯坎上遭暗殺，
那位可憐的波力仙娜躺着在流血，

(註五)波力仙娜是皇后赫久葩的女兒，爲希臘猛阿將阿爾里

斯所鐘愛，阿忒里斯陣亡後，普顯聖要求將波力仙娜血祭他，城陷後，便把這位如花似玉的女公主，剝光了身，在阿忒里斯的坟上宰了致祭。

勃賴恩王和兒子們都死去了，
還有卡善德拉，她是上帝的代言人，
阿波羅也特地讓她有意志自由，
因為她是靈慧聖潔的精魂，而今天；
肉慾抓住了她，她要戴上花冠，
做個憤怒填膺的新嫁娘，
踏上阿加孟寧王的睡床。

（他轉身出去，另一位神現身於朦朧
曉色中，她是女神巴拉斯雅典娜）
呵，往昔的快樂消逝了，永別，永別！
你燦爛的碉樓，我手造的城池，
要不是給上帝的女兒巴拉斯所毀滅，
你的城根也許仍把你抱得穩實。

巴拉斯

你上帝的弟兄呵，你手裡是
握有無邊的神權，給諸天的小神所崇拜，
你願意俯聽一位小神的說辭，
她今天把所有的仇恨都遺棄？

波塞頓

他是願意的。

至親血脈又兼長期的伴侶，
最高尚的雅典娜，這實在是神奇。

巴拉斯

讓上帝祝福你底溫雅的態度！
我以爲我已看到你我底歡慰之路。

波塞頓

你從諸神得到什麼教言？
或是宙斯說了什麼話？
或是從遠方的精靈傳來什麼消息？

巴拉斯

爲了我們踐踏過的伊利安城，
我求你，我願意給你一臂之助。

波塞頓

是那深切的舊恨消逝了嗎？
你在可憐這城躺在灰燼裡？

巴拉斯

你說先，你願意和我一心一德，
從頭幹到什麼都完畢？

波塞頓

是的，請表白你的心。你來，
是爲這個國而不是爲希臘吧？

巴拉斯

我要使我的舊仇笑到歡天喜地，
使希臘的船不容易回到鄉里。

波塞頓

你的主意變得既快又奇，
你對各種事物的愛憎無常。

巴拉斯

你知道嗎？在我的神龕裡，
他們做了一件天大的錯事。

波塞頓

我知道阿則斯的罪過，
當他把卡善德拉按倒……

(註六)相傳希臘大將阿則斯於攻陷伊利安城後，曾將天帝的代言人卡善德拉按倒在女神巴拉斯的神龕裏強姦，致干女神怒，故立意要使希臘人在回家的海程遇到種種磨折，以示懲戒。

巴拉斯

竟沒有誰起來打倒他，
也沒有希臘人出來說話！

波塞頓

那是你自己親手
把特洛國犧牲給他們。

巴拉斯

因此我和你站在一起打他們。

波塞頓

你所渴望的和我心裡一樣，
你現在打算怎樣幹？

巴拉斯

讓他們掙扎着回家，
而終于回不到家。

波塞頓

你想把他們扣留在岸上，
還是把他們留在我的海濤間？

巴拉斯

當最後一條船掛上風帆回家去！
宙斯會送下長脚雨，夾雹的暴風雨，
從天上捲下一團的黑風旋迴；
他還答應我以陣陣的雷火，
掃射所有的船和人，把他們燒死；
你把海路攪翻，隨處是波濤壁立，
讓海張開口，打着深濶的呵欠，
直到死人的尸身填滿優波亞海灣。
這樣，日後希臘人才會尊敬我的神壇，
也不敢藐視那些異地的守護神！

波塞頓

事情就這樣決定。我的兩手，
要攪翻這荒涼的愛琴海面，
讓浪濤冲上大利亞海峽的暗礁，
洗刷埋干諾斯參差的海岸，
再衝向史開羅斯和籃諾斯，
暴風襲擊下的卡花利阿斯，
將充積着淹死人的骸屍，
走你的路吧，懇求宙斯，
借給你用他所有的火矢，
你就等待你的鐘點到來，
當最後一條船解纜回鄉里！

（巴拉斯出）

你們是多麼盲目魯莽喲，
你們這些蹂躪城池的暴徒，
你們把神殿搗毀得荒涼，
你們又把許多墳墓挖露，
那陳死人底冷靜的古墓；
不旋踵你們自己也死亡！

（波塞頓出）

天漸漸發白，赫久葩醒了。

赫久葩

上下四方都不是特洛國，——

特洛，我們已不是特洛的主人。

呵，你快斷了的頸，請再鼓起勁！

忍受喲，不必憤慨，風在狂號，

風在顫搖。在這世界寬廣的路道，

飄流吧，飄流，上帝在吁氣成風，

不必回過船頭去抵抗浪洶湧。

呵，痛苦！——這裡會缺少什麼痛苦？

失掉了我的孩子們，我的國家，我的丈夫，

呵，失掉了你偉大光榮的財富，

那年復一年在伊利安城裡的積貯。

我們看守着——能視若無物嗎？

還有什麼話我不敢說的嗎？

可是有什麼用？…啊，痛哉，

躺得渾身痠痛，真是難挨。

呵，噩夢何多！我的腰，我的額，

我的太陽穴！我整個的身體，

都給一層層痛苦所磨折，我將

欣然地感受到淚流的聲韻：

因為眼淚也是音樂的哀歌，

蘊藏一曲歌聲在啜泣的心窩。

（她起身注視希臘的船遠離陸地。）

呵，船，那桅檣雲集的無數木船，
呵，那款乃的槳聲像是走路的足音，
怎麼會找到我們這神聖的地方？
你們從希臘的海灣來，
踏過多少狹小的水路，
到了深青明淨的海面，
你們載滿憤恨和歡樂來，
你們滿船的樂音流溢，
號角狂吹，笙歌鼎沸，
當你們拋下纏繞的繩纜，
縛住在特洛京城的海濱。

你們爲尋找什麼來的呢？
一個女子，一個可憎的東西，
一個國王的妻子，爲夫君所憎。
卡斯德是爲了她而憤愧相交，
(註七)卡斯德是海倫的兄弟。
那古老的優樂塔斯河畔的野草，
(註八)優樂塔斯河即係海倫的誕生地。
也將震蕩於她那大名的淫囂。
她殺了我年高望重的國王，
他是五十個兒子的父親，

呵，疲乏的頭顱，從地上抬起吧！
我和子女都給拋進這深淵，
像一個沉船的人，
在茫茫的海裡抱住礁岩。

我是誰呀？我坐在這裡，
坐在一個希臘王的門前。
是的，坐在門前的塵埃裡，
一個給男子驅逐的奴隸，
一位無家可歸的婦人，
孤獨地爲了死者而啜泣。
一個低鄙而擦傷了的腦袋，
光榮早已從她頭上打落。

（她從悲哀的沉思裡驚起，叫喊那些
在屋裡的特洛國的女子）

呵，特洛國底勇士們的妻子喲，
你，貞潔的處女，妙齡的少婦，
你們剛從愛人底擁抱分開的，
特洛國已變成煙，一陣將熄的火，
讓我們一塊兒爲特洛而哀哭：
我叫你們呀！像一隻展翼的母鳥，

叫着小鳥們讚進她的懷抱，
讓我們哭吧，不是在伊利亞城裡，
人們所聽慣的哭聲，不是舊的歌辭。
不是當我的手觸着勃賴恩的王笏，
我的脚在樂音響時踏上了石階，
達丹雄壯的音樂立即轟響起來
特洛國的大神都在傾耳諦聽。

（靠右邊一個茅屋的門開了，有三三
兩兩的女子偷走出來，樣子倉皇害
怕。）

第一個女子（左節曲第一）

你說些什麼？你哭訴些什麼？
你這淒慘的哭。在我們門內，
我們聽見你那飽膺愁患的心，
在傾吐滿胸懷的悲哀，還有
恐懼在顫抖，一陣快的啜泣，
飛進自奴隸的心，那是
永遠得不到自由的心！

赫久葩

孩子，船在岸邊騷動！

第二個女子

那些船，那些船在蠕動！

第三個女子

親愛的上帝，他們將幹嗎？
要把我們載到遠遠的異域嗎？

赫久葩

不，孩子，我不曉得。這是噩夢，
這是絕望者的恐怖。

第一個女子，

起來，呵，哀愁的女同胞們，起來，
請認識你們的命運！現在，
希臘人在拆散營幕，準備出海。

赫久葩

啊，別驚醒卞善德拉！別驚動她，
上帝使她發瘋，不然，
敵人又訕笑她在做夢
讓她別多吃這點苦。

啊，特洛國，我的特洛國，
你孤零地毀滅在這裡；
活着的我們也孤零地遠離你，
讓你獨自哭弔死了的勇士！

（左邊一個茅屋的門打開了，其餘的
合唱隊員三三兩兩跑出來，她們的人數最後
增到十五人。）

第四個女子，（右節曲第一）

我從希臘王的帳幕偷出來，
我的皇后喲，我現在還喘不過氣！
你這樣喊是什麼意思？不是死，不是死吧？
他們不會殺掉這樣卑賤的東西！

第五個女子

呵，那些船夫們在嚷，
把船裝好了，我們就要離開。

赫久葩

別這樣吧，孩子，放點朝氣進心裡。

第五個女子

我的心是快要嚇死了。

第六個女子

一個希臘的傳令官走來了。

第五個女子

他們要怎樣擺佈我？
把我送給誰做宮娥？

赫久葩

鎮靜，孩子，等待你的命運吧，
我們的命運快受磨折了。

第四個女子

大約是阿古斯，或許是菲第阿，

或許是四面環海的荒島，
離特洛國很遠很遠的地方罷？

赫久葩

我是有了年紀的人，我該到那裡去？

一個給冬寒凍僵了的蜂夷，

一位墓木已經高拱的奴隸，

像塊刻在死人坟上的石碑，

要我看護敵人的孩子嗎？

抑是看守一位主人的門第？

唉，我曾一度是特洛國的皇后！

一個女子對另一位說：（左節曲第二）

你呢，什麼眼淚能宣示你的命運？

另一位女子

紡織的梭子仍舊在飛動，

在我的手指下丟來換去，

但，姐姐，那紡織機却是異族人的。

又一位女子（瘋狂的樣子）

瞧，我的死孩子！我的孩子，

我的寶寶，讓我看你最後一眼！

又另一位女子

呵，事情越來越糟，

一個希臘人的床在黑暗中！

又一位女子

讓上帝詛咒那夜晚，
詛咒夜裡的一切惡勢力。

又一位女子

或許是來回地肩着汲水瓶，
到山上的碧玲尼泉邊，

(註九)碧玲尼泉在希臘的珂玲斯，相傳北拉羅芬曾在此地擒獲天馬彌格塞斯，後因殺伐過甚，致干神怒，遂使一世英雄的北拉羅芬憂傷以終老，居常獨自躑躅在碧玲尼泉畔。

那裡，驕傲的泉水仍在渴念着，
它那傷心的宰臣。

另一位女子

上帝把我帶到德綏阿斯的地方，
這個文物之邦，是遠近都知名。

又一位女子

但，別把我帶到兇猛的優樂塔斯河，
那是誕生海倫的河，有洶湧的洪波！
啊，不，我不願低頭吻孟尼拉斯的手，
那是毀滅特洛國的戰爭的魔手！

一個女子(右節曲第二)

他們告訴我一個豐腴的地方，

一條莊嚴的大河璀璨地
環流着奧林帕斯的山麓，
沿河都是熟紅的穀和纍纍的果實。

另一女子

噯，那還比不上我心目中的雅典城，
那裡有至善的神祇在居住。

又一位女子，
或許是在愛特那火山上，那烈焰
是噴向泰利阿的禁城，
這火山是西西利諸山的起原地，
那裡有無限的花果，四季常青！

另一位女子

在靠近狹長的海那邊，
有塊毗鄰的地，在海濤上面，
載浮載沉的拱伏着伊安尼亞山，
是克拉特斯河內火紅的髮辮，
把快樂的山谷也染映成丹，
分流出無數黃金色的泉源，
那是誕生大智大勇的仙邦。

合唱隊長

但是，瞧，他來了，他的嘴唇
給未知底命運的重量壓扁；

一位從希臘人船上派來的傳令官。
他走得飛快，像要趕完緊急的事幹，
呵，他帶來什麼消息？什麼判決？
我們都是奴隸，我們都是
希臘人所擄獲的俘虜！

（塔爾泰比也斯由左邊進，幾個衛兵
跟隨着。）

塔爾泰比也斯

赫久葩，你是認識我的，我常替
希臘軍隊帶着信息經過你的原野，
那是我，塔爾泰比也斯，你前從所知道的，
我帶着你們的消息來了。

赫久葩

呵，就在這裡，就在這裡，
特洛國的婦人喲，這就是
我們日夜所關心的恐懼。

塔爾泰比也斯

假使你害怕，命運是已註定。

赫久葩

誰是主子？到什麼地方？………啊！

是菲特亞，德畢斯，抑是海濤沖毀的德沙利？

塔爾泰比也斯

每個人都有各個的地方，
你們是不能一起走的。

赫久葩

請說出每個人的命運，
有什麼快樂降臨特洛的女孩？

塔爾泰比也斯

我都知道，但你要分別每個問。

赫久葩

我要先問我那嚇壞了的女孩，
請說卡善德拉是怎樣分配的？

塔爾泰比也斯

她選給阿加孟寧做勝利的獎品！

赫久葩

怎麼？把一個瘋女來做斯巴達人的侍妾？
可是因為驕傲於海倫底姊妹的關係？

塔爾泰比也斯

不是，不是，她是準備做國王的妃后。

赫久葩

啊，把阿波羅神的代言人？
上帝曾答應從金色的雲堆裡，
獎給她以貞潔的處女之冠？

塔爾泰比也斯

他愛她就是爲了這點奇異的真潔。

赫久葩

女兒喲，放棄吧，放棄，
你那常在身邊的神鑰，
撕毀真潔的袈裟服裝，
那保身如玉的神聖的服裝！

塔爾泰比也斯

那不是舉世無儔的幸運，
當國王垂青於這樣一位女郎？

赫久葩

那個你剛才從我身上
搶去的女孩子呢？

塔爾泰比也斯（說話時很窘迫）

是波力仙娜嗎？你的意思指那個孩子？

赫久葩

就是她，現在給誰要了去？遭受什麼命運？

塔爾泰比也斯

她休息在另一個地方，看守阿爾里斯的墳場。

赫久葩

看守墳場？我的女兒？這是什麼意思？
說吧，朋友！這是希臘的那條法律？

塔爾泰比也斯

算是你的女兒幸福！她不用，
擔憂什麼不好的事情發生。……

赫久葩

你的意思是什麼？她還活着嗎？

塔爾泰比也斯

我的意思是：她有了一項工作，
她就可以不用再做別的事體。

赫久葩

關於安德樂媽基呢？

我那位鐵石心腸的赫塔的妻子，
她現在要配送到什麼地方去？

塔爾泰比也斯

阿爾里斯的兒子匹拉斯要了她。

赫久葩

我呢？我是什麼人的奴隸？
傷了腦袋，殘廢了手臂，
拐着杖子，像要倒下的人。

塔爾泰比也斯

衣色加國王奧特塞斯要了你做奴隸。

赫久葩

啊，打吧，打這失掉皇冠的頭顱，
扯破臉頰，直至鮮紅的血淚流注，

一個狼心狗肺的大騙徒，
將要做我作威作福的新主。
他有一副目無天良的黑心腸；
呵，一顆獸類的心內是沒有紀綱。
什麼事都倒行逆施，獸慾囂張，
是非曲直，完全失了正常。
毒蛇的惡恨是那麼變幻無情，
像虛偽的情愛，從頭虛偽到底。
呵，特洛國的婦人，爲我號泣吧！
唉，我走了，我走我的路，
我走的路是不幸中之最不幸，
我過的是我們日子中最痛苦的日子。

合唱隊長，
皇后，你已知道了你的命運。但是
我還不知道那位天南地北的人
將要主宰我的苦命。

塔爾泰比也斯
你們去找卡善德拉，你們快快去，
我才可以把她帶給國王。
把這些女子帶給她們各個主人，
吓，那邊！那是什麼突然的火光？
那是許多火把的光芒嗎？

(火光從右邊第二個茅屋的縫隙透出，他走向前去。)

她們想放火燒掉監房嗎？

呵，怎麼一回事，這些特洛國的女人！

我的天，她們的命運是知道了，現在，她們想燒死自己，不願和我們一同出海！

這些日子是多麼野蠻，一個自由的頸，

給命運的重担所壓扁！……開門，快開門！

這種死對她們也許是幸福的；

但那會帶來無限的憤怒，

會使我站在國王面前受辱！

赫久葩

不是火，沒有危險，那是我的孩子，

給上帝弄瘋了的卡善德拉。

(門從裡面開了，卡善德拉走出來，穿着長的素服，頭髮梳得像女教士，手裡擎着大火把。她輕輕的在唱歌，沒有看見傳令官，也沒有看見面前的景物。)

卡善德拉(左節曲)

舉起來，把火舉得高高，

送到我手裡握牢牢！

喲，我把火奉獻給上帝，
我要讚頌他的名號○
我用一支燃着的火把，
點亮這神殿的週遭○

祝福他將要完婚的新郎，
祝福我將要出嫁的新娘，
在阿古斯匹配給國王，
和國王一塊兒睡御床○

祝賀呵，穿着吉服的婚姻神，
呵，火炬兒撮合人成親，
可憐我的母親啜泣頻，
你的頰兒一定黯淡無光明○
流淚呵，你的眼淚滴晶盈，
爲了父親的死，爲了亡國的恨○
而我頭戴花冠兒堂皇！
我是任人玩弄的新娘；
我因此把火炬兒擎着，——
看喲，這剛昇的朝陽，
看喲，這火炬的飛揚！——

在成婚的那晚，
你尊嚴的婚姻神，
請把火炬送給月精，
神聖的法典已判定，
這是處女最後一宿的光明。

(右節曲)

起來吧，呵，我的雙腳，站起來，
父親的願望已達到哉！
跳吧，跳個歡天的舞，
他躺在太陽下再不苦！
看喲，讓我舞一個圈！

(她拿着火把兜了一個圈，神靈現身
在她眼前。)

阿波羅喲……呵，是你嗎？

呵，在冷落的桂樹叢裡的神龕，
我和從前一樣，仍舊供奉我的香火。

現在，請你再行近前我！

(她擺動火把，像在敬香。)

呵，婚姻神，婚姻神快跑吧！
揮動火炬兒撮合人成親……………
怎麼？我仍然是一個人嗎？

呵，我的母親喲，笑吧，
像我這樣的笑，像我扭着身體跳，
親愛的腳，請靠攏我的腳跟！

來喲，歡迎你，你婚姻神，
歡迎你，用我驕傲的歌聲，
歌聲嘹亮繞耳唱給他聽，
唱吧，唱吧，爲了新娘的歡欣，
唱到嗓子沙啞時才停！

呵，穿着金色衣裳的
伊利安女郎，你們唱吧，
爲了他的命運已註定，
註定是我的夫君！

合唱隊長·

呵，皇后，捉住你的女兒，免致她，
昏迷的兩腳亂走到希臘人的船上！

赫久葩

呵，火喲，火喲，人們在結婚時，一定的，
你有你的使命，但這些火焰是什麼？
可曾帶有什麼幸福的喜訊？這些火把，
是多麼狂野，是我不曾夢想到的。——

啊，我的孩子，我一點都沒有夢想到，
戰爭和希臘人的血槍鋪就了你的婚床！
把你的火把給我，你這樣拿着亂揮，
是揮不出神聖的火花，你的不幸是不會
改善，你的日子不會變好，你不會更靈慧，
請你們把燒了一半的火把帶回房裡；
讓你們的眼淚敬答婚姻的悲曲。

（她拿了火把交給一位女子）

卞善德拉

啊，母親，把歡樂的花朵綴上我的頭髮，
快推我前去，是的，假使我的精神會畏縮，
請憤怒地推我前去！我是比海倫更渴血的
新娘，我去和阿加孟寧結婚，他是希臘國
至高的人君！……母親，我要殺掉他，我要
殺掉他，放火燒光他的房子，
像他燒我們的。

我的兄弟，我的父親，他們會再度勝利……

（抑制自己）但，我一定要分別說，
不要說話吧。別提起要砍我和砍別人的斧；
別說到由我婚事引起的弑母的逃亡悲劇，
也別說阿特利亞斯族的房屋會焚毀無遺……

（註十）阿特利亞斯即係阿加孟寧王的父親。

不，我要做給你瞧，就是這座城，
也會比希臘城幸運些，我知道，
你只要聽信我，我要扣留住他！

爲了一個人的愛，一個女子的美顏，
他四處追縱着搜尋海倫，
犧牲了成千成萬的生靈○
這就是他們底聖明的國君，
他的位尊九重，威加海宇，
他究竟幹了些什麼事？
他化仁愛爲仇恨：
他犧牲自己天倫的樂趣，
去獵取他的兄弟的妻子；

(註十一)此處即指阿加孟寧王的兄弟孟尼拉斯，和孟尼拉斯的妻子海倫私逃的事情○

而她是自動私逃，並不是暴力強迫○
日子是如此飛逝，站在細磨奔斯海岸上，
士兵們在衝鋒陷陣，這是爲了什麼？
沒有誰能越雷池一步，能搖撼城牆，
給戰神捉去的永遠見不到兒女，
沒有妻子用溫柔的臂抱包裹屍身去埋葬，
他們暴屍在異國底憤怒的土壤，
而天那邊，在家鄉，鬧着同樣的飢荒；

婦女們孤零零的死去，老年人
切待着一去不復還的兒郎，
不曉得他們的坟墓在何方，
更無從奉奠祭酒招魂亡，
去溫慰那一抔含恨的黃土。
這就是打勝仗的希臘人所得的戰利獎！
而我們呢——有什麼更值得自榮自詡？
爲了救護我們的老百姓而戰死，
當戰爭進行到很熱烈的時期，
朋友們把爲國成仁的屍身拾回，
親眷們用素衣裹好他們的屍體，
他們歇息在親愛的祖國的舊地。
剩餘的日子又繼續打仗，再接再厲，
和他們的嬌妻愛子生死在一起，
並不像希臘人那樣的孤零寡趣。
赫塔的悲哀嗎？算得什麼一回事！
他死了，盡人都曉得他的光榮史，
他有一顆心是怎樣的忠實真摯，
他能成全大節，都出自希臘人的恩賜，
往昔喲，人們看不見他，不知道他的節氣。
是的，巴黎斯對海倫的愛也值得注意：
不然，他的愛就和俗人鬧的無異。

你這些城市，你要乖巧地躲避戰爭！
然而戰禍若來臨，在滅亡裡有頂榮冠，
獻給抵抗得英勇，毀滅得清白的城。
亡在萬惡的侵畧戰爭裡才是大污點！
因此，呵，我的媽，不要悲憫那些死人，
不用哀悼特洛國，不必傷心我這新嫁娘，
你我最豔恨的敵人將因我的婚姻而滅亡。

塔爾泰比也斯(最後掙脫扣住他的魔法)
我發誓，要不是阿波羅使你發瘋，
你是不輕易說出這許多不祥的預兆，
來催促我底元帥遠涉重洋的海濤！
上帝見証，所謂什麼光榮與智慧，
還不是虛無飄渺的玩意兒嗎？
這位阿加孟寧，他是不可一世的百王豪，
居然拜倒在這位瘋女的裙底，
從婦女群中選她為得意的王妃！
呵，上帝在上，我雖然是粗莽的漢子，
我真不願意觸摩到她的手！
你注意，我知道你的嘴巴在瞎說，
無論你怎樣稱頌特洛國，怎樣醜詆希臘，
我把你所說的都當作耳邊風！
你還是靜靜的在我身邊走吧！

讓上帝使王滿意他的新娘子！

（他動身像要出去，忽轉身對赫久葩低聲說話）。

當命令下來時，你要跟

着奧特塞斯的軍隊去，

你去服侍的是一位賢明的皇后，

她是很溫柔的，伊泰嘉人都這樣稱譽。

卡善德拉，（她第一次看見傳令官和所有的景物，）

呵，一位多麼兇的僕人！傳令官，傳令官，

是的，是宣佈死的聲音。死者痛苦的霧圍

罩上傳令官的頭顱，像是一頂冠冕。

這批可惡的意志薄弱的東西，

只會幫這些國王和蠻子作惡爲非！

你說我母親要到奧特塞斯家裡去嗎？

難道上帝私自對我說的是空話嗎？

他說我母親要死在這地方！（自語）

別再說！別再說！

在他們未來之前，爲什麼我要說他們的醜？

他只知道一點點，這處境顛危的靈魂，

還有深切的痛苦待降臨他；

直到我們滿腔的眼淚和特洛國的磨折，

跟他的痛苦比較起來會有天壤之別；
整整十個長年他們都耗消在此間，
還要多十個長年才能回到家園，
迷失了路，沒有朋友，像長天孤雁。……

不，爲什麼奧特塞斯的奴役傷我的心？

去，快去，帶我到死神的屋裡，
躺在我新郎的身邊！……

你希臘的國王，你估量你的幸運，
是了不得的高貴，你只是一撮塵土，
我看見一個矮床在黑暗中等着你！

對你，對你，原野上有蜿蜒的峰巒，
有冬季的暴風雨在山裡怒號，

死亡喲，——流浪，——赤着身子，……

我就在我的新郎身邊，

有無數的野獸在狂吼，

狼吞虎嚥上帝的選民！

（她握着兩手摸額，觸到頭上的花冠。）

呵，你美麗的花冠喲！

上帝的花冠喲，上帝慈悲的芬芳，
仍然噴吐在我的身上；神秘底歡愉的形像。

去吧！我已忘記宴會，忘記歡娛。

去吧，我就這樣從我頭上撕碎你！

那花一片片給疾風吹送到野間，
資本潔來還潔去，我把本質奉還你，
仍然是潔白，呵，上帝，呵，光明引我前！

（轉身對傳令官），

船停泊在那裡？我要走到那裡去？
你的鐘點要準妥，你的布帆要展開，
讓風兒快快來！請你注意三位神力！——
現在這位和你一起走的是在陰間。
永別了，母親，不要啼哭，永別了，
我美麗的城池，我那黃土壟中的兄弟，
你誕生我們的偉大的父親，
相距只間髮，你們死者喲，
我便和你們在一起；
是的，我戴着冠冕來，有火光照耀，
這火將燒殺我們的敵人和敵人的後裔。

（她走出去，有塔爾泰比也斯和衛兵
跟隨，赫久葩呆了一會，暈倒在地上。）

合唱隊長

你們這些衛兵，瞧我們的皇后，她倒了，
她倒了，不說一句話！呵，可憐的奴隸，
太遲了，你們願意讓傷心的老婦
躺在地上嗎？快把她再扶起！

(有幾個女子走近赫久葩，但她拒絕她們扶她，躺在地上說話)

赫久葩

讓我躺下，……我這碎了的的身心，……
我從前高興的現在再不能使我開心！
讓我就這樣躺下去，這很適合我的遭遇，
很適合我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情境。
呵，諸神呵，爲什麼叫這些能力薄弱的來扶助？
可是，當我們遇了災難，有事情要祈求，
我們只有叫上帝來扶助。
呵，我要想起從前的往事，
我要把歷歷的往事織成一曲哀歌，
像從不幸的心田再流出一滴淚顆。……
我們都是王侯貴冑，我是正宮的皇后，
我替我的國王撫育了兒女真多。……
不，這不算得什麼，他們都長成爲，
英俊高尚的皇儲，真是舉國無儔。
從希臘而遠至東方的各國，
都沒有一位這樣賢良的皇母！
而我親眼看着這些活寶貝，
一個個死在希臘人的槍刺，

我剪下串串的頭髮放在他們的腳底。
是喲，我偉大的花園裡的園丁，
我不是哭弔他的音容和舊情；
我的雙眼看見他，當園柵給打進，
在祭壇邊，勃賴恩王給結束了生命，
圍着他的城池也給擄掠淨盡。
我的女兒喲，我懷裡的女貞，
是適合於匹配給賢明的人君，
你瞧，現在是爲了希臘人養育她們！
什麼都完了，一切都沒有希望，
我再也看不見她們的臉龐，
她們也看不見我的顏容。
現在，我的腳已踏上痛苦的最前綫：
一個老態龍鍾的女奴隸，
我將低着頭走進敵人的門裡，
無論那種最下賤的操作都有我的份兒。
我低着頭顱把大門開閉，
而我喲，我是曾撫育赫塔王子的！
白天，我得去磨麵粉，晚上，在御床後，
這顆痛苦的頭要倒在冷石上睡眠。
身上穿着襤褸不蔽體的衣裳，
衣裳內有一個體無完膚的肉身；

這會使婦人羞愧到無地自藏！

呵，我的痛苦，只有一個男子的手能庇護，
痛苦的浪濤永遠在我身上滾過！

呵，我的女兒，你底真潔的靈魂，
會在上帝底光明的笑聲裡歡笑，
卡善德拉，這是多麼奇怪的一天，
多麼貪鄙的手要解開你的香羅帶！
你喲，波力仙娜，你是在那裡？

我的兒子呢？他們也都不在！

現在，沒有誰能幫我的需要。

爲什麼要把我再扶起來呢？

我有什麼希望能支持自己？

把這位在伊利亞城內曾一度
是趾高氣揚的奴隸，

把她擗在黃土做就的睡床，

冷石做就的枕，讓她躺下，

讓她的眼淚流乾了便死去！

在我們的末日子降臨之前，

別相信人說什麼快樂的話。

合唱隊(左節曲)

呵，詩神，現在請你走近我，

爲伊利亞寫一首奇異的歌。

直至淚珠的聲韻繞我耳朵，
我爲特洛國唱個哀悼之歌。
特洛國喲，完結了光榮的年代：
當希臘人的兵車輾在我身上，
當得得的鐵蹄踏上我的胸膛；
希臘人的槍尖叢密地圍四方，
一匹高昂的戰馬束着黃金韁，——
呵，黃金其外，黑鐵在中央！——
騰跳進我們的城門，真緊張；
整個的大地便頓時變爲荒涼，
凡是希臘人足跡光降的地方。
從人群裡發出了一聲巨響，——
他們麤集在伊利安的石上：
「起來，起來，現在不必再恐慌！
到巴拉斯那邊去，她救了我們的命，
把勝利的神願帶到巴拉斯的神堂！」
老頭兒就從房子裡站起來，
快樂的妙齡少女離開織機旁，
每個人的額上都貼着死亡字樣，
有笙簫鼓樂伴送虔誠的膜拜忙！
(右節曲)
啊，特洛國那天，什麼都在鼎沸飛騰，

他們熙熙攘攘的擁到城門邊，
都奇怪這龐然的怪物，個個睜着眼，
渾身雕得光滑，閑靜地站在地面，
只怒騰一陣，伊利安城便毀崩，
這禮物應該獻給不惜犧牲的女神，
這位天堂上野野不羈的騎士。
人們從大城門裡牽出她的牲品；
像黑色的大船給緊拉着的繩纜
牽上了岸，拉到大理石的神座邊，
站在她那神聖莊嚴的地板，
她是貪渴慣她的生靈的血腥。

有一種很疲倦的歡欣，
流佈在特洛國的夜晚：
阿佛力人的琵琶在細燃攏，
混和着佛來既亞人的淫曲：
有許多少女的白腿舞如風，
淫蕩的音樂透過黑暗重重；
華麗的燈火在許多閨房中，
整晚都燃燒着燈花兒亮紅，
燈花投向歡情的笑眼樂融融，
雙雙的笑眼呵，渴睡朦朧！

一位少女，

我也是許多舞女中的一個，

我們對阿丹密斯唱讚美歌，

(註十二) 阿丹密斯 希臘神話裏的女獵神。也有些地方
崇奉她爲月神○

讚她是最美麗的仙子居崇阿，

頌她是天帝宙斯的女兒，忽然呵，

黑暗裡傳來一陣的呼喊聲，

像死神光降每個大街小巷，

偌大的城池是一片寂靜，

有一個小孩在啼哭，像是害怕，

他躲在他母親的衣裳底下○

殺人的魔王從窠裡大踏步走近，

這一夜，特洛國的孩子在血泊裡打滾！

呵，血！血！特洛國的滔滔不盡的血流，

流滿各個街道，淹沒各個神壇；

在杯酒交歡的洞房裡也流滿，

瞧喲，這只是個淒涼黑漆的人間，

許多人絆倒在無頭的屍身縱橫○

看呵，婦女們向前走去○

戰爭中的惡戰，痛苦中的痛苦，

都親身經歷過，哭呵，爲伊利安城哭，

我們要去把敵人的小孩撫育。

(歌聲停止後，有一輛從城裡來的馬車走近，載滿着戰利品，車上坐着一位哀愁的婦人，手裡抱着一個小孩)。

合唱隊長

看，那邊，在一輛希臘的貨車上面，
安樂德媽基坐在戰利品之巔，
像一個人在茫茫大海裡飄蕩；
她的愛子緊抱在浪湧的胸前，
那位赫塔的寧馨兒阿斯第安那斯。……
呵，婦女群中最淒涼的婦人，
你孤苦伶仃的要到那裡去？
坐在赫塔王子的銅戰甲上，
眼前堆滿着向死者搶來的戰利品，
從伊利安城掠奪到的華麗的寶器，
是喲，你的新主人要把德沙利的神龕，
綴飾得富麗堂皇，光怪陸離。

安德樂媽基(左節曲第一)

我是到希臘去，

像一條畜牲被趕着去。

赫久葩：呵，痛苦喲，悲哀！

安德樂媽基：不，我的才是痛苦，

是沒有人受過的痛苦！

歡樂和榮冠都無！

赫久葩：呵，宙斯喲！

安德樂媽基：他是非常憎恨你，

赫久憎：呵，我的孩子！

安德樂媽基：不再，不再帮忙你！

他們的奮鬥是奮鬥過了！

赫久葩(右節曲第一)

特洛國，特洛國是完了！

安德樂媽基：是的，一切財富已蕩散。

赫久葩：完了，完了，我的孩子們，

他們都有高尚的心胸！

安德樂媽基：唱悲哀之曲吧……………

赫久葩：請爲我唱，爲我唱！

安德樂媽基：爲偉大的城池唱，

唱那悲慘的淪亡，

像一個影的幻滅，

一陣大火就燒光。

安德樂媽基(左節曲第二)

到這裏來，呵，我的愛，

赫久葩：黑黯遮蓋着他，

他是我的心肝，不是你的，

不是你的！

安德樂媽基：請你再把兩臂擁抱我！

赫久葩（右節曲第二）

呵，你，你真是創鉅痛深，
你現在是保管我的兒郎，
呵，勃賴恩，我衰邁的國王，
帶我跟你睡在一個床！

安德樂媽基（左節曲第三）

（雙手按着自己的心）

呵，這裡是愁思深沉，

赫久葩：（怎麼？這不算痛苦嗎？）

安德樂媽基：爲了一個城池給燒光○

赫久葩：（打吧，一拳復一拳○）

安德樂媽基：上帝怒惱你的兒子巴黎斯！

他燒死才不久的：

爲了他那萬惡的戀愛，
他出賣特洛國和堡寨；
因此死人躺着一絲不掛，
在女神巴拉斯的監視下，
有鷹隼飛舞歡鳴於其間○
愛神把他的硬鞭，
套上了特洛國的頸！

赫久葩(右節曲第三)

呵，我的國，我的家，

安德樂媽基(：我為你哭喲，荒涼孤寡。)

赫久葩：你看見什麼結局會來臨？

安德樂媽基：(這是我生幾個孩子的房舍)，

赫久葩：我們離棄了一個淒涼的母親。

呵，孩子喲，這是遭人唾罵的荒城；

就是經過這裡時，

留下一曲的歌聲，

久久都不會給忘記，

或一道淚流的隕落，

爲了往昔所鍾愛的東西；

沒有人聽見這音韻，

像雨點洒在這荒屋裡。

死者早已沒有了苦楚，

再不爲什麼不幸而流淚。

合唱隊長，

對那些極度痛苦的人們，

傷心流淚和哀曲是多麼甜馨！

安德樂媽基

你，赫塔王子的母親，他的名槍，

曾橫掃敵人如飛隼，你看見這些東東西嗎？

赫久葩

我看見上帝的手，他把弱者提起，
他把強者壓住。

安德樂媽基

我和我的兒子，給他們趕着走，
我們雜在搶劫來的牲畜中間，
呵，當命運變得那般突然，高尚的心
也就淪為奴隸的心般那末鄙賤。

赫久葩

不，我的女，我的痛苦是數不清，
量不完，一重惡運過了又一重。

安德樂媽基

波力仙娜給殺死在阿爾里斯的墳塋，
當作一樁獻給死者的奠品。

赫久葩

我的悲哀喲！……………這就是塔爾泰比也斯
所說的。

這樣簡單的一個謎，我當時竟沒有猜着。

安德樂媽基

我看見她躺着，我停住這輛車；
我把衣裳遮盖着她僵了的四肢，
我為她椎胸頓足地痛哭。

赫久葩（自語）

呵，多麼下流的罪惡！

殘忍狠毒！我的女，我的女！

我再放聲爲你哭。

你死得多麼慘酷！

安德樂媽基

她已死得其所，無論怎樣慘酷，

她的死比我的不幸總要勝一籌。

赫久葩

死到底比不上生，我的女，

死之杯是那樣的空虛，

生命常是充滿着希冀。

安德樂媽基

呵，母親，請傾耳諦聽這壓驚的話，

直至你的心像我的般轉悲爲喜。

死和不降生是兩兩相抵，

而死比痛苦地活着又要好一倍。

死後沒有痛苦，不會有什麼怨尤，

特別那生者忽由快樂轉到哀愁，

他的靈魂會在痛苦的路上徘徊，

像在荒涼的沙漠上迷了路，遠離了老家，

你的女兒死在這裡就像不曾生下，

也不曉得人們對她的殘酷和蹂躪。
而我，自從控弦引矢，一箭射中榮譽的紅心；
我領會我那百步穿楊的神箭手；
因此我從幸福的高處跌得更痛苦。
凡是男子們稱頌我們婦女的美德，
爲了愛赫塔王子，我都努力克苦修得。
我常常知道，在外招搖對婦女是不名譽，
所以我抑制這種慾望，
只在自己花園內獨步踽踽。
婦女們的花言巧笑，從來沒有我的份，
我只是思忖着什麼事是有價值的，
什麼事值得分配我的時間和精神，
只要他和我說話，我就非常高興，
我常用溫柔的閑靜和盈盈的笑眼，
去撩動我丈夫赫塔王子的歡心，
我小心翼翼的遵守着我的婦道，
什麼地方該規勸，什麼時候該順從。
唉，這幸福的謠言一朝傳達到希臘，
這便該詛咒我自己，在我給俘擄去的時候，
阿忒里斯的兒子立即選我做奴隸，
我要在敵人屋子裡服役嗎？那殺掉……
怎麼？我能推開赫塔可愛的臉龐，

又把我的心呈獻給這位新主人？
呵，這樣我會辜負死者過去的恩情！
假使我的手和肉體會對他畏縮，……
瞧喲，憤怒和鄙視將蒙上我家的門楣，
我是一位萬惡不可赦的奴隸！
只需要一晚呵，那麼一晚，人們說的，
在男子的臂抱內婦女馬上會屈服……
呵，可恥，可辱！妻子在對死者百般盟誓後
現在，在別人的床上又和別人接吻？
爲什麼？我不是一條粗蠢的畜牲，
我不會馴馴服服像一條上了韉的小馬，
當他的配偶騰跳到蒼茫的曠野！
一條畜牲是天生成粗蠢，不懂得理性。
呵，我的赫塔，我最親愛的丈夫，
你是我的呀！一切的一切都是我的，
呵，我的王子，我聰明的丈夫，
我英勇的武士！沒有誰的手曾接觸過我，
當你從我父親屋裡把我帶出來，
把我匹配爲你的……
而你現在撒手去了，
我給戰爭擄掠到希臘做奴隸，
飄過茫茫的苦海去忍辱偷生！

你哭泣那死了的波力仙娜，
她能知道像這樣多的痛苦嗎？
在我生命中再不會有像別人的希望在誕生，
我也不會對自己的心說謊，無論如何，
現在種下了善因，將來或許會有善果。
然而喲，做夢才是甜美的呵！

合唱隊長

你的腳曾踏過我所走的道路，
你的鮮明的悲哀也教訓了我的痛苦！

赫久葩

看喲，那邊叢集的船隻；我從不曾踏上過，
但故事和圖畫都傳說：當一陣暴風浪
打在船上，並不利害到完全不可抵抗，
每個人都拼命努力，握緊舵柄，拉緊風帆，
保護船身，和澎湃的風濤相頡頏；
直到最後那洶湧的浪濤衝擊得太強，
呵，他們就停止掙扎，像身心俱碎的人，
把他們的生命委諸天命，委託兇猛的浪。
我現在也遭受這種命運，我忍受一切不幸，
我只聽天由命的抑制着訴說苦怨；
因為上帝賜的殘酷的暴風浪屈服了我，
但是喲，讓赫塔，讓那命運壓倒的赫塔安睡

吧，

你哭他不會有什麼好，你的哭不能使他醒。
尊敬現在上帝委給你的新丈夫，
利用你那溫柔的情愛來籠絡他的心，
這樣你將成爲愛我們者的一種力量，
天曉得，也許你能把這小孩，赫塔的兒子，
在敵人裡面撫育成人，使特洛國再富強。
假使這是天意，可以重新築起伊利亞的城牆！
呵，意思是說也說不盡！……但這是希臘的
什麼官又來了？是來傳達新的命令嗎？

（塔爾泰比也斯和一隊衛兵走入，他慢慢走前來，表示一種很明顯的不安的神態。）

塔爾泰比也斯

在特洛國內具有最高尚的心的婦人喲，
安德樂媽基，請不要恨我，我告訴你的
不是什麼愉快的消息，
各國王公和民衆都異口同聲的……

安德樂媽基

什麼事？不好的消息又在你的嘴唇上！

塔爾泰比也斯

上司命令，這位小孩……呵，
我怎能告訴她呢？

安德樂媽基

他不和我去同一個主人那邊？

塔爾泰比也斯

沒有誰在希臘要做你兒子的主人。

安德樂媽基

怎麼？他們讓他在這裡再建築這廢墟？……

塔爾泰比也斯

我不知道要怎樣明白的對你說！

安德樂媽基

你有一顆慈悲的心！假使是不祥的，
你把消息隱藏着也不見得好的！

塔爾泰比也斯

這是他們的意思，你的兒子應當死！
現在，不好的消息是說完了

安德樂媽基

呵，我能忍受躺在敵人床上，
我不能忍受這！

塔爾泰比也斯

在軍事的會議席上，
奧特塞斯主張——

安德樂媽基

呵，完了！完了！完了！

原諒我：那是不容易！

塔爾泰比也斯

那麼勇猛危險的人的兒子，
是不能夠撫養成人的。

安德樂媽基

上帝，讓他的話應驗在他兒子身上！

塔爾泰比也斯

從特洛國高巍的城牆上擯下去——
不，讓事情早點結束，你要識趣一點，
不要把他抱得這樣緊緊，
你要像一個勇敢的婦女在痛苦裡忍受，
不要以為你有那種你所沒有的氣力。
你向周圍看看！你能看見幫忙的嗎？
能有什麼地方可逃走的嗎？
你的國家，你的丈夫是完了，
而你，一個俘虜，一個孤單的女子，
你怎麼能夠和我們相抵敵？
爲你自己着想，我不願你這樣掙扎，
不要受無謂的侮辱，徒流無謂的血，
啊，請別張開你那緘默的嘴巴，
將無謂的惡言語向着船上詛罵！
對他們說了半句的惡話，

這小孩將死無葬身之地，
就要拋擲到荒野裡暴屍。——
啊，請靜！你要盡力忍住自己。
這就是所謂戰爭的恩賜。
這樣，你走時不會讓孩子暴屍；
假使你的心是這樣柔和的，
希臘人也不會對你太嚴厲！

安德樂媽基（對孩子說話）

去吧，去死，我最愛的寶貝，我的心肝，
去死在兇惡的男子手裡，
留我在這裡孤零零，
你父親生前太勇猛；他們因此要害你！
別的孩子就要處死也還可以倖免，
但，對你，你父親的好反變為壞。
呵，你這新床，那新婚的佳景，
呵，我們美滿底婚姻，
好久以前，我給帶到赫塔家裡生小孩，
呵，我生的並不是羔羊專供希臘人屠殺，
我生的是一位王子，他要征治異族，
統轄亞細亞洲遼濶的圓幅。……………
你哭嗎？別哭，爲什麼？我的小乖乖！
你是不會懂得的。你父親不會來；

他不會來了；那大槍不再飛騰閃耀，
不會從坟墓裡出來使你自由！
也沒有一位他的弟兄出來救你，
伊利安的城牆也沒有力量庇護你。
事情是怎麼樣呢？呵，可怕的一跳！
你給摔到深深的底下。你的頸！
啊，上帝，安息便如此光臨！……
沒有誰能憐惜你！……你這小寶貝，
你捲伏在我臂抱裡的，什麼甜美的香氣，
繚繞在你頸際！親愛的寶貝，
這個胸脯曾搖你乳育你；
接續着幾個疲累的夜晚，
我通宵達旦看護你的病，直至
我看護到很憔悴，這豈是徒勞的嗎？
吻我吧，就這一次；以後再沒有機會，
伸出你的兩臂，攀抱住我的頸：
好，現在，吻我吧，嘴對着嘴……

呵，你慈悲的希臘人，你們找到了，
一個超越過所有東方底痛苦的痛苦！
你們爲什麼要殺掉這天真爛漫的小孩？
他是不會做什麼壞事的！呵，海倫，
海倫，你丁達利阿斯所生下的雙種，

誰會以爲你是天帝宙斯生的女兒？

(註十三)相傳海倫係由達利阿斯和天帝宙斯合生的，因

爲她是人神混合，所以能有如此絕世的姿容。

呵，你是從「瘋狂」「死亡」「憤恨」這三位貴客
攝取你的呼吸，你是他們的私生子，
還有天上的一切惡毒素構成了你！
宙斯是不認識你，你這吸血鬼，
你吸乾了希臘和全世界的血液！
上帝憎恨你，他要殺掉你，
你用妖媚的雙眼毀滅了特洛國，
把遠近馳名的沃野弄成了廢墟，
快！拿他去，拖他去，把他從城上擯去，
假使你們要擯的話！撕碎他，
你們獸類，要快！上帝鬆解了我，
我不能舉起一隻手，一隻手救護我的小孩，
呵，遮着我滿頭臉的羞辱；請把我
丟到你木船上的橈底！

(她暈了一會，就欠起半身。)

快！我要去成婚了，一
我丟了我的兒子，我親生的！

(衛兵圍攏近她)。

合唱隊長

呵，不幸的特洛國，爲了一個妖婦，
一個可憎的吻，你的軍隊便解甲。

塔爾泰比也斯

（探身向安德樂媽基，慢慢把小孩抱
開。）

來，孩子，讓那愛的擁抱放鬆！
和我一塊走，走到那巍峨的碉樓上，
跨過你父親的城牆！那邊，
他們判定你要死亡，——捉住他，捉住！
願上帝派另一個人執行這些命令，
比我神經更麻木，心腸更鐵石的人！

赫久葩

呵，孩子，他們把我們的孩子搶去，
我死去底兒子的孩子，
呵，你是我們的，我們的寶貝！
可憐的孩子，我能够帮你什麼忙？
除了打這顆頭，除了椎胸泣血！
我把這些當作是送你的禮物，
我能够做到的只是如此而已。
悲哀喲，我爲特洛國悲哀，我更爲你悲哀：
自從我們觸到不幸底最不幸一層，
還有什麼不幸不曾嘗遍？

(這小孩從塔爾泰比也斯那邊跑回後
又給一位士兵捉住，抱到城那邊去，安樂德
媽基給扶上馬車，向着船上走，塔爾泰比也
斯和小孩同出。)

合唱隊(左節曲第一)

在沙拉米斯，古老的年代以前，
這地方充滿了浪濤的噴濺，
四處都充滿着蜂聲營營。

年老的德拉蒙坐上群海的寶座，

(註十四)德拉蒙是沙拉米斯王，他是希臘大將赫拉克里斯
的至交，也是阿則斯的父親，伊利安城攻陷時，他是最先
進城的一個人。

他不再到外面去隨處漫行；
他眺望那種滿橄欖的群山，
着了迷，那裡，第一次從地面上，
處女雅典娜的樹結了灰色的果實；

(註十五)處女雅典娜的樹即係橄欖樹。

一頂輕軟的灰色的冠冕，
冠上這座可愛的城，一座光明的城池，
然而他仍不安於位，沒有同情，
只是奮力的向前走去，
走到赫拉克里斯浪遊的那邊，

結識了這位絕世的神箭手，
幫忙他毀滅了一個國土，
他們最先攻進伊利安的城門，
這是最堪痛恨的一塊地土！

（右節曲第一）

他使他成功爲希臘國最勇敢的船夫，
爲了得不到追風的戰馬，他咆哮發怒：

（註十六）相赫傳拉克里斯曾替特洛國除一海怪，因此救全赫綏安尼公主的命，特洛國王賴阿麥頓（即勃賴恩王的父親）曾聲言以一群千里馬爲報酬，後忽自食前言，赫拉克里斯怒，率領六師海軍攻之，城陷，殺賴阿麥頓王及其家人，僅留勃賴恩王一人繼續。不意勃賴恩王生巴黎斯，竟因巴黎斯借滙倫私逃，復招致亡國之悲劇。

他渡過渺茫的大海，他最後
停住在細磨奕斯的葦蘆叢處，
在河裡槳兒緩緩的點水過，
長長的船纜縛住在河濱，
他左手控弦，右手引箭，
他盡量發洩殺敵的憤恨，
年高的國王死了，那賀伯斯
手造的堅固的碉樓也倒崩。
他的憤恨，像是一陣火焰
吞嚥了一切，寰宇流紅，

田園毀廢，林木荒殘，
往昔喲，是的，這位老先生
曾兩次高舉破壞的魔手，
像一支銳劍，一陣猛火，
投向達丹人的城牆。

（左節曲第二）

空虛，一切都是空虛，
呵，你，甘尼密德斯，特洛國的驕子

（註十七）甘尼密德斯係洛特國的美男子，天帝宙斯非常溺
愛他，便命他在天堂上承歡侍宴。

你以怡怡自得的歡愉，
在許多金樽中間走來走去，
從你兩手高擎的酒杯裡，
至高無上的天帝飲乾杯；
然而你的母親，生你的母親，
却給火燒死，屍身支離；
從她海岸上可聽見嚎啕的聲音，
這聲音像是零釘的孤鳥在哀鳴。
他們在你前哭得真淒慘，
都是兒哭爺娘，妻哭夫，
你從前洗過澡的水池也乾竭，
你的腳曾飛跑過的競技場也荒蕪；

然而，你的臉是宙斯從前所溺愛，
姿容俏麗，有芬芳在噴吐，
是喲，你臉上是堆滿靜的美，
安住在那高遠的瓊樓玉宇，
但你的國土却給宙斯毀滅，
給傾覆進戰爭的慘痛裡。

(右節曲第二)

呵，愛，往昔的神愛喲，
天上諸神的仁愛，
那賜給達丹人的愛，
你們怎樣把我們
提携到伊利安的高城，
是的，高過一切城池的高，
高到聳入了雲霄！
因為宙斯——呵，別再提說道；
但是，呵，晨曦的慈愛；
晨曦張開乳白的羽翼，
扇出普愛大地的慈輝，
慈輝照臨殘破的雉堞，
慈輝照臨一個悲慘的民族！
看喲，在涼亭內，我們的兄弟，
泰宋那斯和從前一樣在睡覺；

(註十八)泰宋斯那也是特洛國的一位美男子，在涼亭內睡覺時，給一位女神載將歸去云。

呵，她愛過我們，也認識我們，
拖她寶座的駟馬，飾着輝煌的黃金，
她曾光臨此地，把他帶離我們，
我們快樂地祝福諸神，
但使諸神愛護我們的事物，
都從特洛國毀滅殆盡。

(歌聲停止時，孟尼拉斯王走入，全身武裝，後面跟着一群衛隊，他給矛盾極端的情感所苦惱。)

孟尼拉斯

天宇何澄清，風光何明媚，
這賤婦也有一天伏在我腳底，
使我，不！我並不爲了她來攻城池。
但巴黎斯躺倒了，這長日子，
上帝垂眷，在希臘人的鐵蹄底，
踐踏了他的屍身，他的國土，
現在我尋找：——啊，賤東西！
我罕能說出她的名字，
那是我的妻子。他們把她
關在這屋子裡，和一群群女犯，

一堆堆的奴隸雜住在一起——
那些軍隊以辛勞的武功得到她，
把她交給我任意處置，
殺掉她嗎？抑是不殺掉呢？
不過，帶她回家裡再說。——
我以為在這伊利安城裡，
我已老早殺掉了海倫哩！
渡過茫茫的大海，我要把她帶回，
到了那邊，把她處以無論怎樣的極刑，
讓他們設計，他們在伊利安城裡
所見識過的最引為痛快的死。——
啊，士兵們！到她的房子裡去！
握緊她那血腥的長頭髮，
把她拖到我的眼前來。……

(抑制着自己)

當溫和的微風吹動時，
我的大船就要載她回家去。

(士兵跑去衝開左邊第二個屋子的門

。)

赫久葩

呵，天帝，你統治轉動着的大地，
你高坐在天堂上的神祇，

不論你是誰呵，是思想的至尊也罷，
是自然界的驕子也罷，我求求你，
你走的路雖看不見，你的步履雖無
然而，你對蒼生，對一切事物，
都要一秉至公去判斷。

孟尼拉斯(轉過身子)

呵，誰在那邊禱天告地，
說的這樣奇怪的禱辭。

赫久葩

我祝福你，孟尼拉斯，我祝福你，
假使你要殺掉她，只是別看她的臉，
免得她再誘惑你，使你墮入情網！
她能誘惑鐵漢的眼睛，
她能誘惑巍峨的城池使滅亡，
從她身上噴出的火燄能燒毀屋舍，
她有這樣的魔術，像一杯死之酒，
我會不曉得她？是的，你不曉得她嗎？
躺在周圍的有誰不曉得她嗎？

(士兵們從屋裡回來，站在一邊讓路
給海倫過，她從人叢裏走過，很閑靜，
一點不害怕，衣裳穿得很整飭)。

海倫

孟尼拉斯陛下，你第一個舉動就會使一個女子害怕。你的衛隊很魯莽的衝進我的寢室，大發脾氣的把我拉出來，我幾乎以為，我知道你恨我。然而我要問你：是什麼法令？處置我那生死的問題。

孟尼拉斯（壓制着他的感情）沒有一個人是姑惜你。全體將士，全體都意見一致把你交給我處死；因為你對我曾這樣忘恩負義。

海倫

允許不允許我說幾句話呢？讓我在死以前答覆他們幾句，表示我死得最冤枉最無辜。

孟尼拉斯

賤婦，我只是要殺掉你，我不要聽你的話！

赫久葩

呵，聽她說吧！她不能死而不訴苦，孟尼拉斯陛下！請允許我答覆她！在特洛國，她背着我做了很多壞事，

你是無從知道。把事實聯貫一起，
她一定沒有死裡逃生的餘地！

孟尼拉斯

那只是時間問題。赫久葩，爲了你，
假使她的要求可答應，你的也可允許。
讓她知道，我對她是不再關心，也沒慈悲？

海倫

事情可以這樣：不論你以爲我
是怎樣真怎樣假，我不要你回答半句話，
你是這樣忍心把我當作敵人看待。
然而，我要把你心裡的憤恨說出，
我要把你我的錯處平均分開，
那降臨在我們身上的一切錯。

(指着赫久葩)

第一要說她，她生了這個孽種，
是誕生痛苦的惡根，當她生下巴黎斯，
那老國王不曾趕快把這星星之火，
在沒有燎原以前就滅掉，雲火把的形。像一
(註十九)相傳赫久葩生巴黎斯時，夢一火把投胎，識者預
言此子日後必爲禍國家，曾請求國王殺之以絕後患，王不
置信，後其言果驗。

但够了，有一天在樹底下，

這位巴黎斯評選人生的三至樂，
有三位女神代表着，
女神巴拉斯的贈物是戰爭，
統領所向無敵的東方軍隊北伐南征，
使希臘國的田舍血流漂杵。
女神希拉的贈物是一個王位——
假使他渴望的是權威，——他可單獨統治；
從佛來既亞到西邊最後一塊領土。
女神胥務利斯，假使他以為她可愛，
她有天仙的姿容，她就使我臉上，
孕滿夢的神奇，把我當作她的贈物。
看喲，她的贈物便評選為最美的。
她佔了那兩位女神的上風——
我就這樣給人狂愛着，
就這樣，我的愛幫忙了希臘。
再沒有勇猛的東方霸主侵畧你的國土，
再沒有東方人的槍刺能攻陷你的領地，
呵，這對希臘是再好不過的事體！
對我可是最糟，爲了我的美貌，
我給人架綁，渡過重重的大海；
是的，爲了這，我蒙上莫大的恥辱，
要不然，會有一頂榮譽之冠冠上我的頭……

啊，我懂得你的意思；我不負責，
那第一次粗率淺薄的行爲，
我怎樣在夜裡從你屋內逃溜……
這位火之孽種來了，這婦人的孽子，
他來了，呵，一位偉大的女神伴他來，
這位亞力山大巴黎斯，人類的劊子手；
他是有多少神力付在他的身上，
而你，呵，虛偽兼輕忽，——你留他
在你房裡，你却到克里特洋面泛海，
遠遠的離開了我！——然而，事情多麼奇怪！
我不質問你，我問我自己悲傷的心，
我心裡有什麼魔怪使我忘記
我的家庭，我的國，我鍾愛的一切，
跟着這位異邦的漢子逃跑呢？
一定的，那不是我，那是胥勃利斯在作祟！
你用你的棍打她吧！誰會比
天帝宙斯更辛苦更尊貴的呢？
他的權力統管所有的神祇，
但他知道她的情鏈要縛住他。
我做的錯是情有可原的……
我想，你還有一句話似乎是對的。
最後當黃土吞食了巴黎斯，

一切都完結，

女神底神怪的魔力再不縛住我的脚，

我爲什麼還留在他的屋子裡？

我爲什麼不飛逃到希臘人船上去？

啊，我是怎樣拼命的逃走！

這位老年的守門兵會告知你一切，

我的丈夫和護兵把我從牆上拉回；

他們不止一次的捉住了我。

用繩子綁住這身子在半空裡顛蕩，

從黑漆的雉堞摸索到你那邊的路。

啊，你還是我的丈夫喲，你怎能

忍心下手殺掉我呢？不、不，

假使正義最後會來臨，

你只應該安慰我過去所受的痛苦：

保護一位在驚風駭浪裡的女子，

給那橫蠻的男子漢架綁去的女子。

我那花容月貌的一點生得權，

只這一點就是我所應有的光榮，

看喲，這是上帝燒掉的奴隸的標記！

啊，假使你仍想違背天意，

好像一個人的權力能超過諸神的，

這只是意想天開的一種妄想。

合唱隊長

呵，皇后，替你的兒子，你的國家着想，
快揭破她的魔法！這種甜言蜜語，
表示她的舉止和心地是多麼污濁；
她的話真使我害怕。

赫久葩

我似乎聽見三位女神最先叫我
幫忙鎖住這善於說謊的嘴巴！——
我以為不是希拉，不，也不是
聖潔的巴拉斯是這般卑劣的泥塊，
她們要屠殺自己的生靈，
把阿古斯和勇敢的希臘人作賤，
把他們淪為佛來既亞奴隸，
完全爲了虛榮和愛達山上牧羊人的獎品！
(註二十)愛達山上牧羊人即係巴黎斯。

爲什麼偉大的希拉的眼會饑到這種程度？
她和宙斯結合後，她不需要別的愛。
會有奇異底神祇的臉迷惑處女巴拉斯，
使她的春心蕩動，渴求着情愛嗎？
她從上帝選擇了處女的貞操，她認爲
最珍貴的恩物，會從愛人的唇上丟掉嗎？
啊，請別掩飾你心內醜惡的動機，

把天上的神靈醜詆爲殘酷野蠻的東西，
聰明人聽見你的話就會猜出你的用意！
女神胥勃利斯要坐船——謊謬絕倫！
跟我的兒子渡海，進你的國門找你！
她若願意做這事，早就安坐在天堂上，
把你和整個恩密克里城吹送到伊利安牆下。

(註二十)恩密克里城位於優樂塔斯河畔，卽誕生涅倫的地方。

我的兒子是舉世無雙的美男子，
當你瞥見他的俏臉，你便神魂顛倒，
你的心就變成誘惑你的魔鬼，
一概有生命存在的野東西都是愛神，
你的靈魂早已喪失掉了理性，
你看見他穿着黃金的東方衣服，
金彩輝煌，瞧，你胸前跳着一炷火！
在阿古斯，你只享受到一點點黃金，
但是，現在，高飛遠引的機會來了，
一飛離斯巴達，前面滾動了，
伊利安城的榮華，像黃金的洪流，
你的兩手插進洪流裡，把水濺上碉樓！
呵，那天，你會見我的兒子那天，
孟尼拉斯的宮殿是多麼小，多麼冷！

這够了。你說我的兒子是用暴力劫你，
你曾掙扎，……然而，在斯巴達沒有誰知道！
那晚沒有叫喊，沒有突然的求救聲，
……從你房裡傳出，
卡斯德和他的兄弟都在那邊聽見，
(註二十一)卡斯德是海倫的兄弟，常在禁宮內值夜。
他們倆都是老實人，還沒有昇天！
以後當你來到特洛國這邊，
希臘人帶着憤恨和戰爭的殘暴跟踪來——
啊，上帝！偶然有人對你說：現在，
希臘人打仗佔了勝利，
那你就讚頌孟尼拉斯的武功，
我的兒子會感到心痛！
他要爲一顆不堅貞的心和老頭兒爭風。
要是特洛國打了勝仗，
這個希臘人也就等於零！
你的兩眼常常跟隨幸福的眼，
你緊緊跟隨她朝看那個方向先。
你的心目中是沒有所謂信義，
你那秘密的繩子，把身子蕩到遠遠，
像一個絕望的犯人從城牆上吊下，
誰曾看見你這樣做？

什麼時候你給捉住？

不，你沒有更穩當的繩子來綁你嗎？

沒有突然一揮的寶劍來表白自己嗎？

不論那個品德忠真的女子

早都會這樣做，

假使她還是鍾愛以前的丈夫。

我常常對你說：

「去吧，我的女，走你的路，

我的兒子會找到他們的新歡。

我幫忙你偷過衛兵把守的門，

呵，請給我們和敵人以最後的安寧」

但，你立即哭起來，像受了委屈的話。

在巴黎屋子裡，你有你的驕矜，

呵，那多好，把驕傲的東方人羅拜在你裙下。

他們對你都是偉大的人物！——

現在，你走來了，裝飾你的胸脯和面額，

和你的丈夫呼吸同一青天下的空氣，

你這黑心肝！假使你能够，

你該這樣對着他，把頭垂得低低，

披着蓬亂的頭髮，穿上破爛的衣服，

渾身的肌肉打顫，在心裡——

呵，最後，對你的罪惡，不是光榮，而是羞辱。

啊，我的話說完了。真的，啊，國王，
讓希臘維護那正義之冠，
殺掉這賤婦，永遠要振起綱紀！
她對丈夫這樣忘恩負義，
應把她公平判決，把她處死。

合唱隊長，

呵，國王，要心硬些；你下的判決，
務要對得住你和你偉大的宮闕。
丟開你久蘊在心裡的責斥，
不要懼怯，要鐵般應付這錯！

孟尼拉斯

你的意思和我的不謀而合，
一定的，她的心是願意的，
當她跑上一位生客的床。她所說的
一切花言巧語，是空氣般的玩意！——

（轉過身恨恨的對着海倫）

滾出去，賤婦！有人拿着石塊在找你！
去，快去碰他們。這樣你那長期的孽債
最後會償清。在今晚天亮以前，
你的死臉不會再羞辱我！

海倫（跪在他面前抱着他）

瞧吧，我的兩臂撲抱着你的膝；
別把諸神做錯的事歸諉到我身上，
請你念及從前的恩情，不要殺掉我！

赫久葩

請你念及她殺掉的人，他們
在你身邊戰死的勇士和他們的遺孤！
請聽他們的禱辭！

孟尼拉斯

請靜，老婦人，請靜！我不會袒護她，
她和我已斷了恩情。

（對衛兵說話） 向前走，
兄弟們，把她護送到海濱！
找個有寢室的大船安置她，
她可以渡過重重的海洋。

赫久葩

假使你也住在那裡，
我奉勸你，別讓她進去！

孟尼拉斯

怎麼？船載不動她的罪孽沉重嗎？

赫久葩

曾一度是愛人就常常會再愛上去。

孟尼拉斯

假使他會愛她，那簡直是罪戾，
他也會恨極！……雖然，你的意見是要
採納。

別的船會載她走，不是我自己的。……
你的提議很好，……當我們到了阿古斯，
呵，無情的惡運就要報應，
像她的心肝那麼惡毒的！

一次就要永遠奠定婦女貞節的法令，
這不是容易的事體，真是天曉得。

但只要想到那種刑法的可怕，
一陣寒戰會投進婦女的夢裡，
縱使她們是更猖獗，更比她淫賤！

(他跟着海倫出去，有衛隊擁護前後。)

合唱隊

幾個女子合唱(左節曲第一)

你就離開了乳香薰染的神壇，
把伊利安城的神殿交給希臘人嗎？
那烘炙玉蜀餅的火燄從此熄滅，
空氣裡的沒藥香和繚繞的碉樓都完了嗎？
愛達山，濃翠的愛達山，有茂盛的蔦蘿叢生，
深谷斜溜，像河水沖流下解凍的雪塊，

那朝陽最先照臨的嶄嶄的石頭，
那晨曦底最神聖光輝的屋宇都忘了嗎？

另幾個女子(右節曲第一)

祭祀是完了；完了，那歡騰的呼聲，
完了，那星空下的舞蹈和長夜的祈禱，
那金黃色的形像和照臨特洛國的月亮，
那十二座星宿和他們所負的名號；
我的心，我的心在痛哭，啊，天帝宙斯，
他們對你都是廢物嗎？你高坐在天上，
你高坐在火雲中，俯視一座城池，
快要毀滅，化成一陣風，一陣火灰。

一個女子(左節曲第二)

親愛的人兒喲，我的夫君，
你還在黑慘慘的陰間飄泊着，
沒有埋葬，乾癟着嘴唇；
而我，船要載我渡過痛苦的重洋，
無數海鳥展開憤怒的翼膀飛翔，
天那邊，巨人的碉樓矗入阿古斯的雲圍，
有很多的騎士在海邊馳驅。

別的婦女

依舊關在城門內的孩子們，
在互相擠擁，在放聲哭；

多麼淒涼的一羣小孩。
哭聲時而飄動，時而停歇，
像眼淚流到快乾竭：
母親，他們趕我在岸上，
孤零零的遠離了你！
看喲，槳兒的欸乃聲，
黑黑的船身飄流在海面！
在前面等着我的
是長生島沙樂米斯嗎？
那高巍的巨石，是俯瞰
珂玲斯噴濺的波濤的嗎？
是比樂斯王領海的老門戶嗎？

(註二十二)比樂斯王即佛來既亞王。

一個女子(右節曲第二)
在狂濤洶湧的海洋面，
臉龐黝黑的孟尼拉斯來了
他走到我們這邊來。
呵，衝過白色的鋸齒狀的海濤。
還有微芒的水光兼槳兒的打浪聲。
呵，上帝的雷霆殺了我們吧，
當我們的眼淚還爲着家鄉流，
當我們走到驚風駭浪裡去，

永世做我們底敵人的奴隸：

別的女子，

上帝，讓海倫也在這裡，

手裡拿着黃金的鏡子，

把臉龐修飾得很美，

像是少女，讓她聽聽看看，

她的臉色會變成死般冷。

啊，她永遠不會再看，

她那祖國的家庭，

不再看斯巴達海濱的沙灘，

不過問她底先人的墓墳，

不再朝拜女神雅典娜的銅殿，

不再瞻仰彼丹尼的高塔，

因為她的臉對希臘是種羞辱，

羞辱到像火般透紅，

讓她的屍首流血，流血，

從血紅的細磨奕斯流到海中！

（塔爾泰比也斯走近來了，一二名衛兵跟着，抱着小孩阿斯第安那斯的屍身。）

合唱隊長

啊，變了，變了！每個人都糟蹋這國土，

做出罪孽重重，特洛國底不幸的婦女喲，
瞧吧，他們抱着死的阿斯第安那斯來了。
呵，他是我們的王子，這刻，毒辣的希臘人
把他從伊利安城的碉樓上攆死。

塔爾泰比也斯

赫久葩，還有一條大船在那邊停泊，
拍擊着海浪，收拾最後一船的
比拉斯的戰利品運往德沙利。
元帥自己早就離開了這裡，
爲了他的祖父伯利厄斯，他很心痛。

(註二十三)伯利厄斯是希臘猛將阿忒里斯的父親，因阿忒里斯的戰死而心痛。

人們說比利阿斯的兒子阿克斯塔斯

(註二十四)阿克斯塔斯是愛阿爾卡斯王，因信妻子之讒言，
以爲伯利厄斯想勾引他的妻子，便他伯利厄斯驅逐出境。

在戰爭時臨陣把他驅逐了哩。

他從前是慢吞吞的在挨延，

現在可跑得飛快，

帶着他的戰利品安德樂媽基，

是她逗誘了這些淚流進我的眼裏。

當她從海波上凝視着祖國痛哭，

對着赫塔王子的坟墓訴說悲哀！

她無論怎樣都求我們要好好埋掉這小孩，
這赫塔的兒子，從伊利安的碉樓上擯死的，
看喲，這堅碩的銅盾，赫塔所擊的，
在打仗時曾使無數希臘人胆寒，
呵，從今後這銅盾——像她祈禱的，一
再不會高掛在伯利厄斯的廳子裡，
也不會掛在陰森的新婚房內，
因為這牆壁會刺激她的眼睛，
但是在這裡，在倒塌下的城牆根，
就算是她這小孩最後的住宅，
算是代替了洋杉樹和圓頂石。……
她囑咐我把小孩放在你手裡，
用素衣素帶把他包裹得好好，
就像你歇在不幸的命運裡一樣；
你知道她已經在走她的路，
爲了她那新主人的行色匆促，
她沒有機會把小孩抱進他父親的安歇處。
不管怎樣，當他戴上花冠，穿上衣，
我們就把黃土壅上他的頭顱，
掛起我們的風帆，——吩咐了就要快做完。
我對你算是盡了一項微勞，
因為當我經過靠近的斯堪滿德河，

我讓河水流過他，洗滌他的血傷，……………
瞧，我現在要去掘開硬土做他的坟，
以後，你我就一塊兒趕上去，
搖動我們的槳向回家的海面駛去！

（他跟衛兵們同出，把孩子的屍身放在赫久葩手裡。）

赫久葩

把赫塔的大銅盾放在這地面上，
真心痛！我的眼睛要看見它。……
呵，你這些希臘人，難道你們的槍刺鋒銳，
你們的心是這樣卑劣，這般冷酷，
竟害怕這位小孩嗎？這是勇士們幹的
一種奇怪的屠殺！因為怕這小孩
日後會復興他那亡了的國土！
你們只有這樣一點點的驕矜嗎？
當赫塔打仗，有千萬人在他身邊，
你們殺我們，把我們全滅完，
而現在，人們都死光了，伊利亞城已塌崩，
你們還害怕這位天真爛漫的小孩！
我以為這不是聰明，卑怯的憤恨是沒理性的。
啊，小寶貝，你死得多麼淒慘！
假使你是為抗戰而死，你會享受青春，

你會嘗過愛的滋味，你會領畧帝王的權威，
那我們要說你是幸福的寵子，……
在那些日子，你能領受幸福的意味。
但，現在，你的眼睛曾看見，
你的嘴唇曾嘗遍，
你的靈魂可不懂得豐富生活的智識，
你不曾享受擁在你身邊的富貴榮華。……
可憐的小孩！是我們古老的城牆，
諸神所堆築的環城路，這樣兇野地
撕毀你的鬢髮嗎？這些天真的小花朵，
生長在你母親花園裏的小花朵，
這裏，你母親曾吻過千千遍，
這裏，恰巧是攢碎的細骨尖，
上面露着白色的骨，——啊，天，我不願看！
你那溫柔的手臂，你有父親同樣的模型；
怎麼從肩胛上鬆落來，軟軟下垂！
可愛的驕傲的嘴唇，這樣充滿希望，
是永遠閉住了！在天亮的時候，
你爬進我床裏，你說了很多騙人的話，
你叫我許多動聽的名，並答應我：
「祖母，當你死了，我把頭髮剪得短短，
領着全國的武士祭奠你的墳墓」。

你爲什麼要這樣欺騙我？

那是我，年紀老了，沒有家，沒有兒子，
要爲你流着淒涼的老淚縱橫！

你，這樣年輕，這樣慘死。

親愛的上帝，當我聽到你那跫然的脚步聲，
坐在我膝上撫弄你的當兒，

呵，多甜美，兩個人都倒頭睡在一起。

現在一切都完了，

一位詩人要怎樣刻在墓碑上，

敘說你那真切的故事？『這裡躺着一位
希臘人害怕的小孩，他們害怕到殺了他！』

哼，希臘會祝福墓碑上所說的故事。

孩子，他們到赫塔屋子裡搜刮一空，
只有一項東西是你的，就是這個銅盾，
在這個銅盾底下安眠吧！

啊，銅盾喲，你是赫塔左手的忠僕，

你現在丟了主人，多麼孤苦零獨；

那邊，我看見他的手握印在你的柄，

這裡，有寶貴的汗水的漬斑點點，

在打仗時，從他的額上溜到鬍子下，

一滴一滴的滴落在你的邊緣。

去吧，把現在剩下的難看的破衣服拿來，

上帝不允許我們事事都做得驕奢，

但，我能做到的都替你做，

特洛國的王子。——

呵，人是多麼無謂，趾高氣揚於自己的歡愉

心裡全沒有顧慮，然而好景不常，

歲月却有如飄風的濳逝！

沒有誰有力量戰勝自己的命運。

（說這些話時，有幾個女子走前來，

手裡拿着花冠和衣裳。）

合唱隊長，

瞧這些，從伊利安的死者身上剝來的衣裳，

他們拿來包裹這屍身。

（赫久葩慢慢把衣裳拿過來，包在孩

子的身上。）

赫久葩

呵，不是驕傲於你的車比同伴的跑得快，

不是爲了像佛來既亞人用的戰爭的銳箭，

射得真正準確，不是賜給你的歡愉的獎品，

也不是爲了在人們眼前炫耀豪華，

你的祖母把這些贈品放在你身邊，

都是你從前的心愛的玩意兒，

但現在完了，一位上帝憎惡的賤婦，

(註十五)一位上帝憎惡的賤婦是指海倫而言。

她闖進門內，搶空了你的寶庫，
奪去了你的生命，把你的同胞蹂躪死！

合唱隊

幾個女子

在我內心的深處，
我感觸到你的手，
母親，是他死在這裡？
我們的王，邦國之主！

赫久葩

華麗的佛來既亞人的衣裳呵，
我想把來留給你結婚的那天，
賜給東方的絕代的皇后穿，
現在却把來永遠的包裹你。
而你，銅盾之王，享受盡昔日的光榮，
你最後的光榮是這裡，——
親愛的赫塔的銅盾！
你和死者躺在一起，永世不朽，
你比奧特塞斯的金盾還要神聖莊嚴，
我那卑鄙兇橫的新主！

合唱隊，

幾個女子，

手持銅盾的勇士的兒子，
啊，赫塔的寧馨兒！
偉大的大地喲，萬物的母親，
請把小孩擁抱在懷裡，
讓我們放聲痛哭一頓！

別的女子

不幸的母親喲，
把死亡插進他歌裏！
唉！痛苦喲，傷心，
（赫久葩：痛苦喲，）
（赫久葩：傷心！）
我們也爲你痛哭，
爲那永恒的不幸！

（唱這幾句時，赫久葩跪在屍邊，舉行一種葬禮，象徵解除死孩的血傷）。

赫久葩

我把你的屍身弄成整個，
我裹好你的傷，呵，消逝了的小靈魂，
這個傷和這個，我用白線縫妥：
呵，這無謂的幫忙！……可是讓葬禮做完。
這個跟……不，不是我，是他，
是你那遠處的父親會安慰你！

(她把頭伏在地上，不動，也不看。)

合唱隊

打吧，打你的頭！
舉起兩手敲拍子，
敲出悲痛的合奏曲：
爲死者打到流血，
我也爲死者痛哭！

赫久葩

呵，婦女們，你們，我自己的，

(她惶惑地站起，她好像看見一個幻象)

合唱隊長

赫久葩，說吧！我們都是你的人。
在你的心碎以前，說吧！……………

赫久葩

瞧呵，我看見上帝張開兩手，
手裏沒有什麼，沒有什麼，
只有我的痛苦的木杖，
和那曠世無儔的永恆的恨，
特別挑選來送給特洛！
一切禱辭和香火都是徒然，
徒然呵，那牛血祭在神壇！

一切都完了。他會不把我們扼在手裏，
把一切高尚的文物貶爲低鄙，
把我們的江山粉碎爲塵土，
我們是不會享受這種「榮華」，
我們的不幸變爲一個永恆的樂音，
給後世人歌唱到天荒地老！
去，婦女們，把我們的死者放進
他那小小的墳塋。他穿得
恰如他的身份。但是，我以爲，
假使他那邊的形式有豐盛的葬禮，
也只有一點小殷勤會伸達到墓地。
是我們，是我們活着的人，
才是醉生夢死的呵！

（幾個女子把死孩放在銅盾上抬出，
嘴裡唱着哀歌，在城裡的頹牆敗瓦中，忽然
有火花閃爍，有暗淡的人影幢幢。）

合唱隊

有幾個女子。

孩子，生你的母親是多麼心痛，
這般單薄的線維繫這樣大的希望，
那個時光是完了：當所有的人
都在你搖籃邊微笑着臉，

走過了，又稱頌你父親的尊嚴。

你現在却躺得低低地！

別的女子

啊，是誰站在那高高的石上？

在黑暗裡有火紅的手，揮動着——
一叢火把！還有什麼留連？

呵，你破碎的城池，在你死以前，
又有什麼新的不幸將降臨？

塔爾泰比也斯，（從破牆中走出），
官長們，上峯命令你們焚毀
勃賴恩的城池，別讓手裡的
火把再睡覺，高舉起火把投進城心，
我們把伊利安城燒光後，我們
就離開這罪惡的土，快樂地回希臘去。
而你們特洛國的婦女，——我是對你們說話，
請站住，直到你那殘破的城牆上
傳來我上司的喇叭的回響，
這是齊集的軍號，你們就到海邊去，
那邊，有大的船隻停泊着等。
至於你，呵，最不幸的老婦，
跟着奧特塞斯的人在這裏，
等他們帶你去，——你是到他那邊做奴隸。

赫久葩

啊，可憐的我！時間到了，一切都完結，
這是我一生中最後的關頭嗎？
我離開我的國，整個國土都充滿火，
請扶住我，呵，衰老的腿，請站近一點，
我要看，我要對我的未倒以前的城池道別。
呵，永別了，永別！
呵，你，我的特洛國，在東風的狂吹下，
你的呼吸是如此渾雄偉大！
就是你的大名也將馬上從你身上剝去。
瞧喲，火焰吞食了你，而我們，你的兒女，
却要去當奴隸，……上帝，呵，仁慈的上
帝！……

不，我爲什麼要叫諸神？
他們知道，他們知道，
他們老早便不願意聽我的禱辭。
快，到火裏去！呵，我的特洛城，
在你痛苦裏，帶我跟你一塊死！

（她向着火一跳，但是給兵士捉住）。

塔爾泰比也斯

回去！你是給你的不幸弄瘋了，
可憐的婦人！——弟兄們，捉緊她。

直到她來了，使奧特塞斯高興，
她是特別挑選來分配給他。

別丟了她！

（他出去看燒城，夜黑深沉。）

合唱隊

幾個婦女。

悲哀喲，痛苦喲，傷心！

你年老的父親，呵，你逃到那裡了？

佛來既亞人的祖宗，那生育我們的父親！

那是我們，你的孩子們；沒有誰救我們嗎？

那是我們，你的孩子們！你看見嗎？你看見
嗎？

別的女子。

他有看見，只是他的心沒有了同情！

這個國土是完了，是喲，這城池，

這座城池中的大城池是毀滅了！

特洛國是完了。

別群女子

悲哀喲，痛苦喲，傷心！

伊利安城的火光照遠遼，

火焰在城底下燃燒，

火焰在城頂上騰跳，

火焰在碉樓上狂笑！

別的婦女，

陣陣火煙衝上穹宵，

裊裊爬上又分散了。

像給槍尖刺碎趕跑，

這國土在哭亡哀悼：

呵，紅火撕裂飽受風雨的雉堞，

寶劍也憤怒地吁氣成風。

（赫久葩忽然有個新主意，她跪下，
兩手椎若大地。）

赫久葩

呵，大地，我孩子們的大地，聽啊！

呵，我自己的大地，

你是有心的，不着忘記，你躺在黑暗裏的！

合唱隊長

你現在找到你的禱辭嗎？

對那些死了的人們哭吧！

赫久葩

我的雙膝一定是累了，但我仍跪在你頭上；

聽喲，呵，你大地，這樣靜！我的手椎着你的床！

合唱隊長，

我，我是靠近着你，
我跪在你的死者旁邊聽着你，
在黑暗裡跪近我自己的死者吧！
呵，夫君，請諦聽我的哭聲！

赫久葩

我們就像獸類般給他們趕，
我們就像貨物般給他們載。

合唱隊長

(痛心！呵！痛心！)

赫久葩

我們到奴隸的屋裡去，聽喲，你們死者聽喲

合唱隊長

(去吧，別再回來！)

赫久葩

勃賴恩，我的勃賴恩，

躺得這樣低低，

你在物化形銷裡，

沒有遮蓋，沒有安慰，

你看得見我是誰？

你可曉得我的苦楚？

合唱隊長

不，你對他是等於零！

這位最神聖的死神，
他從鬥爭中跑出來，
他從羞辱和叫囂中降臨，
他熬住了他的眼睛！

(火燄和煙時時在繼長增高。)

赫久葩(右節曲)

呵，諸神底巍峩的神殿，
可愛的生長我的街衢，
你們已找到登刀山的路，和那火燄飛騰的血
紅的河流！

合唱隊長

城池喲，倒吧，人們就會忘記你，
你將躺在溫柔的大地。

赫久葩

塵土張開了濶濶的翼膀，也像火烟的騰飛。
遮住我像一個陰影，我的城池也像隱滅了的
東西。

合唱隊長。

城池沒在火煙裏了，
大名再沒有誰知道；
黑雲望着南北飛跑，
特洛國是永遠完了。

(聽見一個很響的崩倒聲，城牆沒在火
烟和黑暗中。)

赫久葩

吓！你們注意！他們聽見嗎？
那城牆倒塌的響聲！

合唱隊長

一切都完了！

赫久葩

大地的憤怒，大地的震撼，
和一陣的火流掃光了一切。

合唱隊長

走罷！（希臘人的喇叭響了。）

赫久葩

永別！呵，你灰色的精靈，
不管什麼降臨，
喲，不要支持不住我，
衰弱的四肢，爲什麼要發抖？
去吧，去過奴隸的度日如年的生活！

合唱隊長

永別了，從離別的芳唇永別，
永別了！——來，你我去吧。
現在，不管什麼在等待我們，

到希臘人的大船上去罷，
海濤在洶湧，巨浪在澎湃。

(喇叭聲再響，婦女們走進黑暗中。)

——完——

讀「特洛國的婦人」

蒲 風

爲着抗戰的深一層的進展，提高寫作水準確爲當前的需要，不久前即曾爲文論及。唯空言無補於實際，固然作家的產品，生其命力實寄託於萬金莫買的現實生活上，其亟需有充分的優美作品作爲食糧，以爲日常的陶養，也是當然的道理。因之，我們便不能不時常想到介紹世界名著諸方面。

去年，普式庚的名字在中華鬧得相當洪響，然而，大家都只零星繙譯一點東西，「普式庚詩鈔」也還是依靠自力而出現於今年的開始。

在如此情況中，詩歌方面，要是企圖大批介紹繙譯，顯然不是容易的事。——然而，這種困難終究不能不克服過來的。

今，國權先生忽以出版「特洛國的婦人」——一本希臘名著聞，這是多麼可慶幸的事呵！

細讀全劇，深爲亡國的特洛國婦人悲，也深爲亡國後即將準備做他人的奴隸的特洛

國婦人哭。然而，男子們戰死了，事實上我們不能要求全體特洛國婦人殉國，爲了特洛國的復興，暫時他們怎能逃脫奴隸的運命！——不願做奴隸的人們，女同胞們，如果你不願意中華民族淪於同一命運，在此抗戰的最後勝利尙十分可以把握前，你們讀過了這麼一冊亡國史詩，該當會更英勇地作爲男子般地出現在戰線上，爲中華民族解放盡力吧！

平津失陷了，太原失陷了，大上海失陷了，南京，杭州也失陷了，這時候可不也正是這般景況：

悲哀喲，痛苦喲，傷心！

伊利安城的火光照遠處，

火焰在城底下燃燒，

火焰在城頂上騰跳，

火焰在碉樓上狂笑。

然而，我們還是自由身，我們還可以到戰場上爭取最後的勝利去。誰也不願意等着做奴隸哪！

——在此，這本詩劇的出版，在抗戰聲中便更有其意義。何況國樺先生更有流暢的譯筆，而原作中又很有高明優秀的手法，足

供一般詩友學習呢！

好在，一開頭譯者本人便把這本詩劇的故事介紹得清清楚楚，這篇文章，就此結束吧！——讀完了這冊詩劇總覺得有一種悲戚梗在心裏，即今下筆起來，筆也十分沉重般的。

一九三八年二月廿四日